

燕子箋

〔明〕阮大鍼 著
劉一禾 注 張安全 校

古代戲曲叢書

古今圖書集成

莊子集

〔明〕阮大鍼
劉一禾注 張安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丁如明

古代戲曲叢書

燕 子 箋

〔明〕阮 大 鍼 著

劉一禾柱 張安全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寄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句容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7.5 字數117,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

統一書號：10186·647 定價：1.20元

前言

《燕子箋》演述唐代扶風秀士霍都梁與曲江妓女華行雲、宦家小姐鄺飛雲曲折離奇的婚姻故事，中間以燕子啣箋、觀音像與春容畫被人錯換的情節，促成了他們三人的結合。最後是夫榮妻貴，誥命雙封，在大團圓的氣氛中結束全劇。情節曲折動人，文詞典雅清麗，尤其講究關目、筋節。這是一部藝術上自具特色的成功之作。

一

《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鍼，祖籍安徽懷寧，後遷居桐城，字集之，號圓海、石巢、百子山樵。生于明代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二十九歲舉進士。天啓中，官吏科都給事中。嘗諍事魏忠賢，爲東林士人所不齒。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起光祿卿，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爲民，匿居南京。十七年，李自成起義軍攻陷北京，崇禎帝朱由檢自殺，鳳陽總督馬士英擁立福王于南京，建立南明王朝。阮大鍼因與馬士英有舊誼，遂被起用，爲兵部添註右侍郎，未幾兼右僉都御史，累官兵部尙書，對東林、復社之人立意報復。清兵南下，阮大鍼乞降，從攻仙霞關，僞

仆石上死。或云其遊山時，自觸石死。年六十。《明史》列《奸臣傳》。

阮大鍼先事閹黨，後又投誠清庭，其人品，實不足論，但他有很深的文學修養，精于詞曲之道，通曉雜臺演出的各項技藝，家中還畜養戲班，這一切都是他在戲曲創作上取得較好成就的必要條件。明末文人張岱在《陶庵夢憶》中曾說：「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其串架鬪筭，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嚙吞吐，尋味不盡。」由此可見阮大鍼在戲曲的創作、演出，乃至道具諸方面是著實下過一番功夫的。他一生寫了十一種傳奇，除《燕子箋》、《春燈謎》、《牟尼合》、《雙金榜》四種外，其餘七種，即《井中盟》、《老門生》、《忠孝環》、《桃花笑》、《獅子賺》、《翠鵬圖》、《賜恩環》均佚。他的劇作，一般多鋪敘男女戀愛的故事，情節曲折，文筆華美，《燕子箋》則是阮大鍼的代表作。

二

《燕子箋》問世之後，取得了極大的聲譽，連一些在政治上反對他的士人，也對之贊不絕口。邵長蘅《侯方域傳》曾載復社文人侯朝宗、陳貞慧等人置酒高會，面看《燕子箋》演出，

四座稱善，一面又對阮大鍼「戟手罵詈不絕口」。王漁洋《秦淮雜詩》自注謂弘光時，阮大鍼以吳綾朱絲欄楷書抄《燕子箋》一劇，作爲內廷供奉之具。一時民間之演此劇者，歲無虛日，譽滿大江南北。長期以來，《燕子箋》中「寫像」、「拾箋」、「奸遁」、「諧圖」諸齣，在舞臺上久演不衰。

此劇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較爲成功的。書生霍都梁出身世家，「技占虎頭三絕，名高駿骨千金」，以這樣的身份，却對「上廳行首」華行雲始終愛戀；甚至當天雄軍節度使賈南仲要霍都梁另攀高親時，他就不加考慮地提出：「曾與曲江女子，舊有姻盟，怎好頓改初衷，辜彼夙約？」而力予拒絕。在此之前，演述才子與青樓妓女戀愛的戲曲、小說大都是始亂而終棄。霍都梁因華行雲遭兵亂後存亡未卜而最終同意與鄺飛雲結婚，與負心的李益、王魁、李甲之流相比是迥然不同的。華行雲對霍都梁的愛情始終如一，當霍都梁出走之後，努力爲他保存文卷、書物，面對鮮于佶的無恥糾纏，她堅決地加以拒絕，并怒斥其惡劣行徑，真可以算得「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了。另外如大家閨秀鄺飛雲，睹盡思人，愛得是那麼執着專注，那麼深切，在她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牡丹亭》中杜麗娘形象的再現。

《燕子箋》還着力塑造一些次要人物形象，如鮮于佶這個人不學無術、眠花宿柳，却癡心妄想獵取狀元桂冠。作者幾乎將一切惡德集中于一身，但又并非臉譜化。他在人前是人樣，

當朋友遇難時，裝出一副俠義心腸；人後却完全是一副鬼樣，陰險狡詐，下流無恥。「奸遁」一齣，可謂出盡了他的洋相。莊一拂先生的《古典戲曲存目彙考》指出：「劇中鮮于佶假狀元奸遁事，似指沈同和。房考韓光祜聞有物議，召於私第試之。同和不能記，語韓僕曰：『若主人奈何以幽僻論題難我。於是韓決意檢舉，此「狗寶」之說由來。』」「奸遁」這齣戲，一直到今天仍作爲崑曲舞臺上常演的傳統折子。又如駝婆這個人物，一投手、一舉足，一頓一笑，活畫出一位飽經風霜，處于社會下層的老婦形象。吳梅曾評此劇云：「此劇之妙，在鮮于佶，此盡人皆知也。抑如繆繼伶夫婦及臧不退、孟媽媽皆是出色人物，演者不可草草。」（見王衛民編《吳梅戲曲論文集》）可謂深窺堂奧。

《燕子箋》的結構嚴密緊湊，細針密縫，照應妥貼。由題畫而被誤換，燕子卿箋，駝婆兩處診病，似乎使人覺得霍、鄺的好事就可成功，忽又安史亂起，駝婆的診病成了逼迫霍、華分離的原因；但它又促成了霍、鄺兩人的結合。霍都梁倉皇逃走時，留下了文卷書物，初看以爲這僅是作者的閑閑一筆，其實不然，它是爲後來華行雲揭穿鮮于佶冒名奪取狀元按下的伏線。最後燕子上場，照應了前面，首尾呼應。可見作者在劇情關目的安排上是煞費苦心的。

此劇的語言是歷來爲人們所稱道的。《花朝生筆記》稱：「其所作諸曲，直可追步前

人。……至于《燕子箋》則美不勝收矣。《曲欄閑話》也說：「圓海詞筆，靈妙無匹。」「寫像」、「駭像」、「寫箋」、「拾箋」、「遷官」諸齣的曲文，都寫得十分精美。如第十一齣「寫箋」中一首「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峯雙蹙，畫中有個人似玉。小立檐前，待燕歸來始下簾。」深得晚唐詞人三昧。值得稱道的是，劇中的曲文不僅詞藻華麗，而且都與劇中人物的身份相合，聲吻口氣畢肖。鮮于侑的粗獷，駝婆的滑稽，賈南仲的莊重，霍都梁、華行雲、酈飛雲的清麗，都能恰到好處。無怪乎張岱有「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之嘆。

《燕子箋》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功是與阮大鍼努力學習與繼承前人的優秀作品分不開的。劇中以畫像為媒介促成姻緣，實即由《牡丹亭》中「拾畫」、「叫畫」脫胎而來。其中鑄詞布局，也多是對《牡丹亭》的暗擬明仿。又如劇中燕子卿箋的情節是從前人無名氏劇作《霞箋記》中的拋彩箋演化而來。又徐渭《南詞斂錄·宋元舊篇》著錄《京娘怨燕子傳書》一劇，從關目上看，當有燕子傳書的情節。但是，《燕子箋》畢竟不是第一流的作品。首先是整個劇本的格調不高，思想平庸，一夫二妻，大團圓的結局，終于還是落入才子佳人戲的俗套。尤其是最後「誥圖」一齣，華行雲與酈飛雲為爭奪誥命而竟鬧得勢不兩立，顯得庸俗不堪。這是阮大鍼本人熱中名利的世界觀的反映。其次，情節安排過于巧合，削弱了作品的真實

意義。

三

《燕子箋》當寫成于崇禎初年阮大鍼罷官後避居南京之時。當時他遭到清流的非議，匿居無聊，杜門謝客，畜養聲伎，在家自編自導，所以稍稍冷却熾烈的名利之心。《燕子箋》第一齣「家門」《西江月》道：「老卸名韁拘管」，「爛醉莫愁湖上」，已點明阮大鍼寫作此劇的時期和地點。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與予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爲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爲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于此。』」親見親聞，當屬可信。又韋佩序《燕子箋》有崇禎十五年紀事，可知此劇至遲在崇禎十五年前已搬上舞臺。

張岱《陶庵夢憶》說，阮大鍼「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那《燕子箋》傳奇是否也是如此呢？《曲海總目提要》云：「劇中霍都梁，大鍼自寓，妓女華行雲以比崔呈秀，貴家女酈飛雲以比東林，意謂朱門與青樓一樣，暗詆東林，而已未偏着一黨也。以燕子啣箋，比楊維垣代奏已疏而獲罪。都梁入節度使賈公幕，改名卞無忌，大鍼自

比一入馬士英幕，便可無忌憚矣。」《蟣廬曲談》又云：「或云圓海作此本，以刺倪鴻寶。」但近世戲曲家吳梅并不贊成這些說法，他說：「今讀諸劇，唯《雙金榜》一種，略見寄託之迹，顧亦非詆毀東林也。」孰是孰非，似難作定論。茲將兩說並列于上，聊以備考。

明清傳奇，多有所本。如《琵琶記》、《牡丹亭》、《長生殿》等，或據小說，或據前代戲曲；那麼《燕子箋》一劇的本源又是什麼呢？夢鳳在暖紅室刻本《燕子箋》的跋中曾云：「從顧氏借得《燕子箋》小本，僅有平話，而無曲文，分六卷十八回」，其間詳列十八回回目，并云：「小本回目，無年月可考，而紙墨甚舊，當出明初葉刊板。」可惜平話本已不可見，無法詳考。如他所言話本確爲明初之物，那麼《燕子箋》即是以之爲藍本的。

《燕子箋》傳世刻本甚多，舉其要者有：誦芬室《重刊石巢四種》本、《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懷遠堂本、暖紅室本、寄傲山房本、雪韻堂本、掃葉山房石印本等。今以暖紅室本作底本，以《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影印懷遠堂本覆校（書中即稱「懷遠堂本」），并以寄傲山房本、雪韻堂本參校。凡有重要異文，均出校記，明顯誤字則逕改不校。原有眉批，因較爲簡略，且參考價值不大，故刪去。這些工作均請張安全同志承擔。暖紅室刻本原有人像及插圖十八幅，畫刻俱佳，今仍全部制版置于書中，以資欣賞。本書的注釋力求簡明精當，對於書中

引用前人詩文成句的地方也盡力指明出處，但不作枝蔓引伸，以省篇幅。是否做到了這些，還有待于方家與廣大讀者的鑑定。

劉一禾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晚晴樓

鸞飛雪原

傅春
冊



琴女像

晚
出



燕子箋目錄

前言.....一

卷上

第一齣 家門.....一

第二齣 約試.....四

第三齣 授畫.....三

第四齣 偕征.....三

第五齣 合圍.....七

第六齣 寫像.....三

第七齣 購倖.....四

第八齣 誤畫.....三

第九齣 駭像.....四

第十齣 防胡.....三

第十一齣 寫箋.....五

第十二齣 拾箋.....三

第十三齣 入閣.....六

第十四齣 開試.....五

第十五齣 試窘.....六

第十六齣 駝泄.....二

第十七齣 謀緝.....九

第十八齣 閨痊.....九

第十九齣 僞緝.....九

第二十齣 守潰.....一〇三

第二十一齣 扈奔.....一〇四

卷下

第二十二齣	拒挑	一七
第二十三齣	兵器	二三
第二十四齣	收女	二五
第二十五齣	誤認	二三
第二十六齣	謁汧	二六
第二十七齣	入幕	二三
第二十八齣	閨憶	二六
第二十九齣	刺奸	二四
第三十齣	平胡	二四
第三十一齣	勸合	二五
第三十二齣	招婚	二五
第三十三齣	放榜	二五

附錄

第三十四齣	轟報	二六
第三十五齣	箋合	二五
第三十六齣	辨奸	二七
第三十七齣	遷官	二六
第三十八齣	奸遁	二八
第三十九齣	雙逅	二九
第四十齣	排宴	二六
第四十一齣	合宴	二九
第四十二齣	詰圓	二九
燕子箋原敘		二七
跋		二九

燕子箋卷上

第一齣 家門〔二〕

【西江月】（副末）老卸名韁拘管〔三〕，閒充詞苑平章〔三〕。春來秋去酒樽香，爛醉莫愁湖上〔四〕。燕尾雙又如翦，鶯歌全副偷簧。曉風殘月按新腔〔五〕，依舊是張緒當年情況〔六〕。〔漢宮春〕扶風才子〔七〕，嫫姚後裔〔八〕，霍姓都梁。翠友長安取應，爲試期尙遠，追歡笑，暫過平康〔九〕。丹青筆、聽鶯撲蝶，小像寫雲娘。不料朱門有女〔一〇〕，與青樓一樣〔一一〕，窮窳相當。把春容美咏，燕子卿將。被同儕計擄〔一二〕，更名姓、決策勤王〔一三〕。二美并、麒麟高閣〔一四〕，走馬狀元郎。

啣做美詩箋的是多情燕子，

吃無端棒打的是曲背醫王〔一五〕，

走兩路功名的是單身詞客，

同一付印板的是二位雲娘。

【校注】

〔一〕家門，傳奇成法，先由副末出場致辭，向觀眾介紹劇刻的寫作意圖及劇情梗概，稱為「家門」。

〔二〕名糧，言為浮名所羈絆。東方朔《與友人書》：「不可使塵網名糧拘鎖。」

〔三〕平章，品評。陸游《自笑》詩：「平章春韭秋菽，拆補天吳紫鳳圖。」

〔四〕莫愁湖，在今江蘇省南京市。

〔五〕曉風殘月，見于柳永《雨霖鈴》詞：「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六〕張緒當年，南齊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武帝植蜀柳于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見《南史·張緒傳》。

〔七〕扶風，漢武帝置右扶風，為畿內三輔之一。自魏始改設郡、縣，歷代所在不一，但均在京城西部。唐時扶風郡，故址在今陝西省鳳翔縣等地。

〔八〕嫖姚，指西漢名將霍去病，曾為嫖姚校尉。

〔九〕平康，唐長安北城丹鳳街坊名。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薈澤。」後因代指妓居。

〔一〇〕朱門，古代王侯貴宅大門多作紅色，後因以朱門稱指豪門貴家。《南史·孔珪傳》：「身處朱門，而情同江海。」

〔一一〕青樓，指妓居。劉邈《采桑曲》：「倡妾不勝愁，結束下青樓。」

〔一二〕計構，設計陷害。

〔一三〕勤王，盡力于王事，尤指提兵救護王室。《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求諸侯莫如勤王。」

〔一四〕麒麟閣，麒麟，漢代閣名，在長安未央宮。《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